



居士集卷第四十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
歲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
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
往祀以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
李漬為苻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道山下
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苻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

也楊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苻為菱

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

氏之物也金偽一作為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肥號

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

知愛賞竒異為兒女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

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竒

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

編民一作泯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一無此字

惜其可愛而一有反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

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

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竒者弃沒於幽

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

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悍之士其平生志

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

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二字可為富貴者之

戒而好竒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石而來可以一賞而足何

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某亭

某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淝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

某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淝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

某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淝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

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歛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
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
一此字無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
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
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理繁
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
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
之地為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免書君
之美眾矣予持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
歛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

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
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
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
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
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
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
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如可
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
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一
者著于三四一作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

樹登一作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

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

之無遠邇一作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此字無愈篤則

焉一作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

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

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

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

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

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

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

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

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

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北臺吾望

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

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

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

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楠

宏

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一作上下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
 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一作墟也嘉
 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
 颺颺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盖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
 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
 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
 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
 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
 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
 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
 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
 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
 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
 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
 嘉也乃為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一無此或
 曰浮巢二一無此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
 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

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本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弃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一無留此字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

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

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

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
 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
 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
 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
 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
 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
 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
 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
 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
 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
 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
 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
 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
 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
 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
 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
 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
 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

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
仰視五字
此一介之士得志一有
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
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
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
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
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

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

則高牙大纛

一作
旆

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

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
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
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
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
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
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
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
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

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
 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
 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
 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
 郎叅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
 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
 再拜而後敢仰視盖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帛也曰
 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

天子宴從臣於群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
 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
 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盖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
 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群賢並

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
 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群臣從容於翰墨之娛
 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
 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
 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
 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

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千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脩謹記

峴山亭記

一本題上有央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枯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

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

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

功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一作謂皆

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

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

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

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

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

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

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

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
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
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
既此一字無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
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
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
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
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
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
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

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
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
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
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一有也字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居士集卷四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菱谿石記滁州人即字無州劉乃劉一作

東園記監軍石本作美渠一作美渠塹石本作塹

浮槎山水記浮閣山石本無問於石本無而不得兼

而一作之

有美堂記又有一作必有

御飛白記江湖之上四字上一有於字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望之一作嘗此字無以其名望之一字無來請字

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

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眾人者言出而為

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

皆以也故紘紼一作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

為行容衣裳黼黻一作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

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温厚

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

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皆

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

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内德不備於人

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已名山大川一

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

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

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

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

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

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一國之望也位于

二字一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發于外如漢之

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一作安

危如唐之裴丞相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没

一作死其事已久矣一作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

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彼萬世其道可以師百

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作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

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一作賢

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目擇

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

三字一作志於古視其

絜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為文辭

則又辯博放一作宏肆而無涯一作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

擇而勉焉者也十三無此三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一作其遠大

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作信以勗焉第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說

一作彊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

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馱予疑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二字一作僧祕演者與曼卿

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權然無所

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

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

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游予

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
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一作若夫二人者
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
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
其胷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
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
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肆
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
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
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二一作十餘年雖學
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
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
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
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
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
得一作待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
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
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

未始一徃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

見一作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

稱賢材若不管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

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

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一作嘗或以此

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

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

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

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之人必然邪雖然惟

儼四字一作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

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

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

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

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

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

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

焚弃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

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一人之力哉後

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俵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

訓故

一作活

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

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恨不得盡

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

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

一作辨

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

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

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
 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
 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
 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
 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
 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
 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
 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

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
 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
 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
 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
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
 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八一作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
 復完一有矣字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疆有力而不好好
 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

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
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
生深淵採者往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
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恠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
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
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
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
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
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
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
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
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傳一作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
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

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

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

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

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一本

作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

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

揜蔽一無此字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

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

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于三

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

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

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一無此字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林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

穆叅軍伯長作為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

一無凡字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

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

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

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

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

竒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

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聖月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

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

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馱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于諸侯不

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乎蓋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榮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明輔有之以疆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

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章望之字序著丁一作著乎將相此下之表此下章

君儒其衣冠章君之下有

祕演詩集序祕演隱於浮屠字一江濤一作

惟儼文集序其戶其字無世俗一事文章一作

詩譜補亡後序焚棄去聖此下次比一作

蘇氏文集序治矣此下宜與一作而人一作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二

序九首

韻總序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
 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
 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
 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
 凶生死凡人禍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

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徃徃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

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

櫛一有之於髮績

者字一有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

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

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

也世一作事

大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

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

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

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

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

其真徃徃就

一有聿字

而正焉鑿

一無此字

聿之書

一作韻

非獨

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寘一作送楊序
二赴劔浦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官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一本有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四十五字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

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

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

憂患一作思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

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

有至者焉一有是不可以不學也七字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

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廕調為尉於劔浦區區在東南

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

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

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

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

酌酒進琴以為別一無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挈道滋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
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自南豐來入大學與其諸生群進

於有司有司歛群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

而弃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索忝不中尺度則

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眾人歎嗟一作咨嗟

而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柰不中何

一作柰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一作士亦

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幸有司

尺度一失手一作守則徃徃失多而得少一作失多嗚

呼二字一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况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以魁壘其於一無小者亦此字

可以中一作就尺度而有司一有弃之可怪也然曾生

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一有堅

其守予初駭一作驚其文一有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

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

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

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予豈敢一作若予

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一作士大夫既莫能

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
文使知一有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而賀余之獨
得也失二字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
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
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
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一本

注云往時忠萬夔施皆屬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
荆南五代之際為蜀所侵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當此

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金陵功

最多於時一作最可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

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將

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

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

執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

自荆南西一作自非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舟夷陵

予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

磐石文初愛之一有數日乃去一作夷陵者其地志

云北有夷山以為一有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

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
沂江湍入三峽險怪竒絕乃一作直可愛也當王師伐
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
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所經皆嚮時王師
用武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
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文知名於拜其後予於
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
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

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比字無中一賈而售遂以名

知一作知名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一作

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

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

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

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切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間淑

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

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

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

一有使字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

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
復何為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十四
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與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
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
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
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
齒一無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
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俗

成而忘其教養之具

一作

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

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

二字一作

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

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

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

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

俗則多窮

一有困字

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

人皆可使為善士

一無此字

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

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

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

一有為字

否泰消長之卦能

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
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
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
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
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一有以字周於生而生尤
好一有學字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
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
豈必一作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
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

一作剛說送王
先輩文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明聖人之用吉凶
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
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
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
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
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
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
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夬柔之卦也小人之道
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
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一有也字過泰之三

而四為大壯一本畫卦五為夬一本畫卦壯者壯也夬者決也

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眾而陰寡則可用壯以

一作以壯而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

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

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

之夫勇者可犯也疆者可誦也聖人於壯夬之用必

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

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夬而和其象辭曰居

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

而長泰交而大壯以眾攻其寡夬乘其哀而夬之夫

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

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

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

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

遊此字無力學好古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

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

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

咎以此見三字一作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著于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

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脩述

孫子後序一作書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至一有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至一有

十餘家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

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

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

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

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

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

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正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

里一有公字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

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

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畧蓋惜其所

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

于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

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疆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

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

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

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

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

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一作排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徃徃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

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

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一有外見蟲魚草

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徃徃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

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

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

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

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

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

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

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

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
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
生所作於詩尤一作最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
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
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
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
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
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
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
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
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
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
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
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
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曾鞏序與其一無京師之人四字一作

送田晝序十三四一作十五其在一作其存為蜀所侵一作

入於如一作郡縣吏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

稱田氏一作最有功故當時于家一作其家反衣一作通

敏一作精敏一作三峽有其序以取一作而取

謝氏詩序泯沒此下一

送張唐民序爵福之勸福一作祿豈必一作皆必而忘一作而亡

又失一作失三月一作五月

送王陶序五陽而一陰一作一陰而直可决之一作則可

之直次泰交而大一作作泰用其剛一無以正以禮以說以

和宋大粹作以禮陰險而小人多而一作之君之力學日

上一有施之於事一無若字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三

序七首

送秘書丞宋君歸大學序

陋巷之士其藜藿而脩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目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書曰不自

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

夫一有

以舜禹之明

且一有

猶

以是為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

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于朝廷

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

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為

一無此字

文章天下

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已

者守官太學其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

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

出其

一作於

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

之而後至也學

一作進

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

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

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

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

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

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

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

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

遂為之序廬陵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

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

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

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

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

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

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

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

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

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

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一作及而後

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

待施於事况於一作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

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

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

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

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

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

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而一作然卒與三者同

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

雄

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此字無
 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
 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有一
 而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
 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
 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此一無字周益一有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
 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
 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恠

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
 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
 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
 欲奪衆人之所信一作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
 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為是
 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
 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
 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
 勝而二子一作以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也一有其將與
 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於其

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
 於今世也一作今世矣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
 其兄侷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
 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
 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始余之待于後
 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侷者未嘗聞余言蓋
 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
 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
 知名於湖南而侷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
 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

嗚呼知一有所恃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所畜者必
 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侷不
 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
 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
 序

外制集序

一作慶曆制草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
 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
 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
 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

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逢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

勘法乂之弊而思別材不肯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

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徼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

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群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為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竒怪雜以談嘲笑謔及其至也徃徃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况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為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

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為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噓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一作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析襍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誥作取

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

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
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
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
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
為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
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
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
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

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
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
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
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
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
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
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
際竒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
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
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

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
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
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
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
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
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
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
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
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
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
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
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
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
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
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
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
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

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
甫謚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垂矣不能合也據
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
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年八十六
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君試攝
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
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
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
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
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
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
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
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
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
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
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
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
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秘書丞宋君序為相戒懼為一無久處一作

廖氏文集序千歲一作數

外制集序諫職一作院盡導一作道

禮部唱和詩序三篇一作二篇

帝王世次圖序十四世四當作六後序可

